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22 1953

T5443/2108

2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二目錄

奏疏

因變陳言修政疏

舉薦宜有實政疏

明藩臬之職掌疏

興利除弊之大疏

滇黔已歸聖化疏

請停察荒之筭疏

指陳畿輔盜賊疏



遵例據實條奏疏

詳陳救荒之政疏

合計天下兵食疏

驚聞新命難安疏

奏為恭謝天恩疏

纂修經書大全疏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二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荔彤編輯

奏疏

都察院左都御史 臣魏裔介謹

題為因變陳言願請

皇上申飭內外羣臣實圖修省以祈

天祐治事 臣聞之天道與人事非有二理也感應之際

甚微休咎之徵不爽故天心仁愛人主必屢出

災異以警之人主敬謹天戒則亟修仁政以回

之惟德格天至誠感神從古然矣茲者自春及夏雨澤未降業軫

宸慮俾令羣臣齋心祈禱又閱邸報見陝西巡撫題報異常火災三日之內連焚二堡臣思火災皆係旱徵伏察禮部移文內欽天監具題推算于順治十四年五月初一日癸卯朔日食又于本年五月十四日夜十五日丁巳望月食臣備臺端覽之不勝悚懼謹按經傳月食者日光過望遙奪月光是爲陽勝陰也日食者日月同會月

掩日精是爲陽不勝陰也今五月朔日食在易卦爲姤陰微而離抗陽其變非細于五月望後月食爲日月交食况月食至既亦屬災變此在漢唐宋令主尚能遇災恐懼因變禳救况我皇上無事無念不敬天勤民尚德緩刑者修省之實可弗講乎昔漢文帝癸亥日食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今

皇上虛懷求言言路未嘗壅閉但累年以來豈無敢言之士緣事降斥沈滯下僚屢逢

恩詔未見湔洗所宜

勅下該衙門速爲察奏取自

上裁廣闊言路者也昔漢明帝十月日食詔以輕用

民力繕修宮宇自戒今

皇上創建內殿尊

祖奉

先孝思不匱其工難緩至于此外凡係土木之工不論

大小請

勅諭所司一切報罷於以省財足用節意養兵卹民

昔漢光武七年三月晦日食大中大夫鄭興上

疏曰國無善政謫見日月要在因人之心擇人

處位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今官司貪

墨立法不赦

功令森嚴人知懲懼然自古相傳律有枉法不枉法

似宜稍加分別若錢糧考成叅罰太急降調日

多循吏不免似宜

勅下吏戶二部採取衆議量從寬減地方守令果係

賢能如因錢糧鑄謫仍聽撫按保留務從民望

昔漢明帝十三年十月日食詔刺史太守詳刑
理冤存恤鰥孤今恤刑已畢又屢經

恩赦豈尚有刑之未詳冤之未理所慮有司奉行不
實蠹役上下其手

皇華之使逍遙驛路

德意稽遲今宜請

勅下該部將應

赦事宜馬上飛傳各省直督撫按速爲清理仍將開
釋過冤滯姓名件數覆報部院以憑稽察若夫

鰥寡孤獨王政所先裁減議及所省甚微五品
以下俸祿更薄似宜一併照舊支給昔漢章帝
永平十一月晦日食于是避正殿寢兵詔有司
各上封事今連年征戍寇盜未靖將欲進取必
須足餉然天行亢旱饑饉可虞

廟堂勝算宜令南方審意招撫固防險隘旗下戍兵
減其二三省數千里往來之勞節數百萬供應
之費待歲稔財豐方可決意大舉以上各款臣
不敢爲無稽之說考諸往古驗之當今俯竭愚

忱仰瀆

容聽伏冀

皇上深思遠慮救之于未變之前修德修刑持之于
既變之後念海宇之初平則以寬大爲務恐驕
盈之易至則以節儉爲先民力將竭用一緩二
撫字宜圖疆場靡寧招携懷遠文德是尚仍
嚴飭內外大小臣工改過洗心勉盡厥職以

國爲家視民若子勿徒襲自効之虛文勿止修救
護之故事庶可以轉禍而爲福變災而成祥將

甘雨遍浹于郊原而三光亦爲之改色矣

順治十四年四月初八日奉

旨這奏事關朕躬的知道了餘着詳確議奏內外大
小臣工務各洗心盡職實圖修省該部知道

小引王孫各出心裁...
 皇朝集選卷之二
 五
 龍江書院

都察院左都御史加一級

臣魏裔介謹

題為舉薦宜有實政貪酷難以姑容並陳提薦紀

錄等法

請著定例以昭憲紀以重銓政事

臣竊惟遏惡揚善

帝王所以奉

天之休命也陟廉黜貪人臣所以肅

君之法度也故賞罰得其道則賢者進而不肖者退

賢者進而不肖者退則能為

朝廷興利除害以捍衛

天下之大綱也

社稷而福庇蒼生是治天下之大綱領也然天下之大有司之衆人主不能盡知故以稽察之權責之於撫按蓋自布政司及知府以下皆古方岳五等之職也撫按以天子之近臣爲之故曰巡撫巡按其實皆以代天子巡狩之職而欲其賞善罰惡以肅

朝廷之法度也然撫按之所重者固莫如舉劾有司矣舉劾當則賢否明舉劾不當則賢否混故舉劾不可不明不可不公不可不嚴所以奔走天

下之有司使之爲善而去惡也自明季以來吏治混淆我

皇上嚴法痛懲大小臣工凜凜然皆有奉公匪懈之心吏治較前已覺改觀然而舉薦之浮文未去則真才未必盡登啓事而濫竽贗鼎或以驟躡華臚矣卽如從來相沿薦舉俱用四六繁文不日驚雷掣電之才則日雕龍繡虎之手如此等語不可勝數究其實政一無可據勿怪乎薦剗時聞

御屏日註而真才真能未盡得其人也臣以爲叅劾皆列事欸舉薦豈尚虛文自今著爲定例凡撫按薦舉如各官廉能勤敏俱要將所行事實如農桑學校城池倉庫之類開列本內多者六七件少者二三件如

大計舉薦卓異之例方許註冊陞轉如有仍襲從前陋套虛文者該部院科道糾叅議處臣所謂薦舉宜有實政者此也又如貪酷官吏或從巡歷告發或以府道開報該撫按會同本道從公詰

察如果真實卽宜一面具題一面羈候邇來因仍舊習雖係貪酷官員奉

旨之後部院交到方始羈候彼不肯官吏已知身被叅論必且極力浚剝况川湖閩粵遠省地方自具疏赴京及奉

旨文到之日動經數月貪官乘機肆虐寧不爲地方之害臣請如會典所載凡貪酷官員五品以上叅題六品以下先拿後題則貪酷之吏震聳喪魄有以更變其志慮矣臣所謂貪酷難以姑容

者此也舉薦不尚虛文而又蚤懲貪酷舉劾之
大綱領得矣然提薦之濫不革與紀錄考滿年
限之法不明則吏治終不可清臣以爲正薦六
七人者提薦只許六七人正薦四五人者提薦
只許四五人其提薦過兩次者似應准一正薦
紀錄事體各有不同如捐助銀百兩卽得紀錄
此可與他事紀錄及正薦者並論乎合無將捐
銀紀錄者另行改議不准拉薦或兩次抵一薦
猶可少協衆心若夫考滿之官必政事錢糧皆

得清楚然後給由乃不得邀陞擢之典甚可惜
也自今以後合無將考滿官員或遇行取或遇
陞轉與薦多者一體並論則舊典庶存其意若
府州縣官到任未及半年之上而撫按薦舉者
一槩不許註冊仍行罰治以上清提薦覈紀錄
重考滿定年限此四事者又皆所以嚴舉劾而
明賞罰之大端總以澄清流品鼓舞吏治使海
內有司端務實政而不爲粉飾奔競之行以其
趨於爲善之路也如果臣言不謬伏祈

宸鑒勅議著為定例將見循良接踵於世而僉壬亦
蒸蒸丕變矣臣未敢擅便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順治十五年二月二十日奉

旨吏部議奏

都察院左都御史加一級臣魏裔介謹

題為明藩臬之職掌以行察吏安民之實政事臣

前疏言舉劾之綱領既已責成撫按以旌善黜

惡之實政矣然而藩臬之職掌未明則因循度

日諸事叢脞將是非多乖賢否以溷故必正藩

臬之職掌然後撫按之耳目靈通手足振舉實

政得以修立也臣查舊典布政司職在保釐為

諸司領袖凡一省官吏臧否軍民利病政治得

失風教盛衰無不由之其各項錢糧自會計徵

新濟寧公集選 卷之二 十一 前江書院鈔
收支解靡不督覈周詳此外如課農桑均戶口
清冗濫禁奢靡簡獄訟恤孤窮正士風通商販
品評僚屬釐剔蠹弊宣達德意稽察冊籍或徑
自施行或呈詳撫按期於事事合宜庶不負承
宣之職乃臣觀近日藩司自催辦錢糧開報賢
否而外其餘職掌所載多不修舉尤可異者官
分左右職掌則一不知起自何時左布政使登
堂獨坐右布政使退避私寓竟爲曠閑無事之
人設官初意豈是如此夫一人之心思何如二

人之心思更爲詳密一人之精力何如二人之
精力更爲周到臣以爲掌印自當歸左布政使
而一切料理事務必二人同之自今以後如左
布政攬權自便俾右布政不得登堂理事者
題叅重治其餘農桑戶口等事逐件從實舉行登
報撫按臣所謂藩司之職掌宜明者此也又察
得舊典臬司職司風紀肅清庶務故死刑皆由
按察司轉京詳者蓋必該司以爲可殺而後以
問誠重之也若可矜可疑及軍徒杖笞情可原

宥者該司皆得批駁覆覈呈詳撫按會疏題

請至於郡縣官邪吏蠹土豪勢惡邪教一切不公不

法事情俱得叅呈拿究臣觀近日臬司數月卽

陞藩司故以官爲傳舍而盡心者少卽如臣忝

厠憲院以來會同刑部審理恤刑京詳等事不

下數千餘件其中多有自元年以來陳積舊案

購知從前臬司全未料理况各道兵備皆係按

察分司若不立法稽察何由申寃理滯俾政簡

刑清臣以爲各府州縣獄中罪人因何事故自

何年緣事何官審理因何未結各府州縣每季

俱要造冊一本申報本道本道呈送按察總司

總司呈報撫按若有無故繫獄及淹滯困斃者

將府州縣職官察叅從重治罪其按察司旣將

每歲府州縣獄犯呈報撫按仍歲報刑部

及臣衙門以憑察考如此則刑獄得清不致淹

滯以傷

天地之和其餘官邪吏蠹等事逐件從實舉行登報撫

按臣所謂臬司之職掌宜明者此也藩臬之職

掌明撫按之考察藩臬也惟視其職掌之修廢以爲舉劾則其餘道府州縣誰不各盡其職掌者所謂貞度肅憲激濁揚清之規矩準繩也自明季以來憤憤已久當今

皇上求治若渴責成撫按以澄清吏治必先自澄清藩臬始臣謹臚列其職掌之所宜明爲撫按澄清大吏之法以革積習相沿之弊如果臣言不謬伏冀

睿鑒施行

順治十五年二月初八日奉

旨該部議奏

都察院左都御史加一級臣魏裔介謹

題爲興利除弊之大莫若裁併衛所丁田歸之州

縣以足財用以蘇民生事臣察得明朝初設衛

所有事則職無事則耕故養兵百萬不費民間

一錢其後法廢而兵政亂盡用招募之兵是衛

所之軍在明正統後已無用矣其相因不變者

蓋以設立衛所係其祖制而指揮千百戶管軍

之官又皆開國從征有功者子孫世襲難以革

除故因衛所而屯田其實屯田亦係紙上空言

蓋衛所田地自明正統以後大半賣與豪強有力之家不過量收籽粒而已然明制以衛軍不可戰守江南諸省有漕運之役直隸河南諸省有修邊之役雖役輕於民尚有用其力之處也今江南諸省固有運糧之役而大江以北各省直軍丁既不漕運又不修邊不知所司何事乃舊日千百戶等官猶假借名色濫免差徭軍丁除正賦外其餘一無所事賦又輕於民間民間供應兵馬徵糧運草驛遞夫馬城池道路僉解

物料馬價錢糧里甲現役一切雜泛差徭繁難百倍於軍軍皆不與臣生長真定亦係有衛所地方如唐山干言等屯相去真定一二百里其衛所掌印官未嘗身歷屯地不過委官徵收籽粒備文報數而已而近屯居民無不被弁軍魚肉以軍富而民貧以軍刁而民懦積習既久莫敢與抗也又如鷄澤縣軍民地各居其半其賦役亦大相懸絕推此而言天下可知竊以爲民困未蘇古今偏枯不平之事未有大於此者議

者皆知衛所可裁但以漕運之故以爲或累于民臣竊思漕運衛所有限其非漕運衛所者甚多若將不運糧衛所歸併附近州縣管理則有四大利省官吏衙役俸薪一也均民間差徭除三百年夙弊二也有司督率權勝武弁荒蕪可墾戶口可添三也銷明季世襲不肖之心四也若因循不變則有四大害都司守備經歷等官俸薪所費不貲一也軍樂民苦徭役不得均平三百年之夙弊不除二也地方曠遠官法不及

隱藏熟地脫漏丁銀三也世襲豪霸雄長其地侵漁孤弱四也故臣以爲除漕運糧衛所及邊方衛所不裁外其餘盡行歸併相隣州縣官有司管理仰祈

勅下該部詳察明朝一代衛所興廢始末及

本朝時勢不同之故詳議以

聞此興利除弊之大政而亦富國安民之第一著也

如果臣言不謬伏冀

睿鑒施行

順治十五年五月十一日奉

旨該部議奏

都察院左都御史加一級臣魏裔介謹

題爲滇黔已歸

聖化

朝廷撫恤必周並請勦撫殘寇以安民生事臣昨於

天安門外會推卽聞雲南之捷九卿科道等官莫

不舉首加額慶

皇上仁威之遠播也十三日晚接卽報見信郡王平

西王征南大將軍開復雲南諸疏奉

旨覽王等奏進取雲南擊敗賊衆三路大兵俱抵省

城沿途招降僞將僞官並馬步兵丁甚多具見王
等悉心調度有方將士奮勇効力克奏膚功有功
人員通着察明議叙兵部知道欽此臣竊惟

皇上德媿堯舜功過漢唐

履信思順以尚賢

順天應人而合道是以當揆文奮武之際興吊民伐
罪之師遂使蠶叢魚鳧之區金齒繡面之地咸
角崩而恐後並草面以來王誠所謂兵不血刃
有征無戰者也但李定國逃遁永昌其勢已迫

若果悔罪來歸不妨許以侯封之爵倘怙惡不
悛便當窮兵追討井底游魂其何能久是在

皇上之折衝樽俎決勝千里也成都千里號稱沃野
雲南風土亦近中華非得重鎮莫能彈壓臣聞
兵家之法守門戶不守堂與平西與靖南平南

三王應否仍居故地或應移鎮險要是在

皇上之長慮却顧計圖久遠也若夫捐無名賦稅以
慰新附之氓薦地方人才以收巖穴之士用楚
粵科貢以任守土之官恤投誠文武以來膚敏

之彥寬一切法網以安溪洞之蠻臣於順治十
五年正月有密陳進取事宜一疏尚未詳盡此
其事關各部宜若拯溺救焚爲

皇上恤此殘黎也南方旣已救寧惟有逆寇鄭成功
流毒浙閩沿海騷然以

天道人事觀之皆其殄滅之時矣向來督撫鎮將優
游玩愒未見奏捷豈控禦之無能耶抑心力之
未盡耶况台州之役已過邀

皇恩而桑榆不効誅討無功悉索敝賦疲於奔命臣

竊爲諸臣耻之更祈

天語嚴加申飭責令督臣會同撫鎮詳議方畧具奏
必如何而後鄭賊可滅海波可清効則膺破格
之封賞不効則治督撫鎮以無能之罪庶行間
鼓勵積惰之氣爲之一振而浙閩粵東之民有
出水火而登衽席之日也其餘曠遠地方凡有
遺寇並責成各督撫鎮勦撫兼施則民生均沾
太平之樂而

國家永奠無疆之休矣臣無任犬馬區區之誠伏

異

睿鑒施行

順治十六年二月十五日具題本月二十日奉

旨該部議奏

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加一級臣魏裔介
謹

題爲請停察荒之差以休東省之民以免無益之
舉事臣竊惟藏富于民者寧邇之要道搜利無
遺者聚歛之小術昔漢文帝捐除田稅化行天
下唐用宇文融之言檢括天下戶口田賦百姓
苦之明定鼎之初天下土田八百五十萬頃至
萬曆之初已及二百餘年弊僞百出閣臣張居
正始建清丈之議不減額亦不溢賦期于利民

然不過責成各撫按督率道府州縣設法丈量
彼時天下田畝有熟無荒猶且數歲而役畢非
一歲可竟之事也今天下初定民之瘡痍未平
呻吟未息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初植之
木不可搖其根也而況東省之民困於修河困
於拉船困於驛站困於防海漁網之利亦無所
獲目今大兵征滇雲者自南而北勦海寇者自
北而南其間供應夫役轉輸糧草徵發日需數
千收穫未免失時官吏奔走胥蠹侵剋民之困

苦已極尚堪復擾之耶然使前此未經開報則
耑官往丈或可增益田賦乃原任巡撫耿焯開
報已盡言者猶以爲中多虛數百姓莫之控告
也東省之田卽再加勾考搜括亦無幾矣今耑
官往察雖有賢者亦不能無擾民之事何者調
官吏集耆老督里保較尺寸道里遼濶差役紛
紜飲食供應風雨迤邐果能僭般之巧而鬼神
之運乎不能也國賦未增而民力已困矣上無
益於

國下無利于民皇皇者華遵周道而馳驅豈所謂
詢民疾苦之意耶故臣愚議以爲察荒御史宜
停止不必復差仍責成山東撫按官督率道府
州縣設法丈量報繳爲便但能撫恤多方生聚
日繁荒何患不墾賦何患不足哉臣因
國用殷繁前此猶異多增賦額以濟仰屋故未及
言今既知其增賦無幾徒多紛擾而且見目下
山東之民困苦至極也竊以爲多事不如省事
愛國必先愛民敢不仰體聖意未敢固執

皇上嘉惠元元之意敷陳區區之愚伏冀
睿鑒施行

順治十六年七月十三日奉

旨戶部議奏

（此處為書中正文，因字跡模糊，內容難以辨認。可見文字排列在格內，但具體內容不可讀。）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魏裔介謹

題為指陳畿輔盜賊充斥之根源總由滿洲莊屯

防範之疎縱請

旨嚴飭責成實行保甲譏察之法以靖地方事臣惟
古今弭盜安民之方無如力行保甲之法然近
日止通行于漢民村庄而滿洲庄屯則格格不
行矣於法固非畫一旦畿內房地既經圈佔民
多質居滿屯房屋傭工償值遂為保甲所不能
譏察之人此中藏奸影射引誘旗下之人濟惡

爲盜挾矢張弓成群馳驟出入無忌何所不至
是以畿甸近地失事極多向使滿洲莊屯防範
周密漢民保甲設誠力行何至有此公行盜賊
耶地方官隱忍含糊畏首畏尾絕不敢申報奏
聞及失事之後番役躡緝明知其爲真盜而惧勢不
敢輕拿養癰致潰匪一日矣頃閱邸報見科臣
蔺挺達畿輔近地等事一疏奉

旨據奏房山定興盜賊入城劫官該地方官所司何
事着嚴察議奏該部知道欽此臣益不勝駭異夫

近京縣治有城有池自非寫遠村落荒涼無備
審此賊既入城劫官庫獄已不可問撫按未見
奏

聞不知道府會否申報撫按也鎮將有無緝捕也欺
朦情弊習爲故常致使狡賊窺破官司底裏愈
肆橫行復何所顧忌哉去年永清縣南關失事
羣盜拒敵傷兵猶曰城外關廂今房山定興竟
闖入城內則城外村疇之被劫殺者不知幾何
家幾何命矣若不嚴行振飭本塞源盜風何

日得息民生何日獲安卽滿洲莊屯旗下人之
被漢民引誘爲盜以死於西市者何日而止臣
日同刑部大理寺核擬強盜諸案每案之中多
至十餘人每日之中多至二三十起旣贓真証
確欲生之則無由也染毫畫題又不禁雙淚欲
下矣因念旗下舊人多精壯慣經戰陣攻城掠
地曾爲國家出力或糧餉用度不足自給斷不
能墻荼茹苦與農夫菜傭同甘淡薄也或耕種
水旱無收或嫖賭浪蕩無聊而漢民誘之餌以

財力未有不相從爲盜者爲盜則必殺殺一人
則壯健者少一人雖可恨亦甚可憫也如無漢
民通線引誘則旗下不知失主虛實不敢行劫
而今防閑無法弭止無術豈非臣下之咎哉爲
今之計惟有仰乞

天語嚴加申飭直隸撫按轉行各該地方道府州縣
衛所文武各官及滿洲莊屯旗下人等將雜居
滿屯漢民家家編排保甲不拘與旗下人夥居
散居務要十家湊成一牌旗下人另爲一牌若

不足十家者四五家亦可立爲一牌其漢人有
地方保長旗下則責成本管莊頭及撥什庫等
務要朝夕約束互相譏察不許無故挾帶弓箭
騎馬出屯若有公事上京或往某處所幹何事
須向莊頭撥什庫說明起身仍計其往來路程
依期歸屯其漢人攜帶弓矢出屯者則向牌頭
地保說明依期歸屯敢有成羣結夥滿漢混雜
仍前出入無忌有爲盜賊之跡者如係旗下人
許莊頭撥什庫拿送刑部究審如係漢民許本

甲牌頭隣佑拏送該管地方官究審正罪倘莊
頭撥什庫牌頭隣佑知情不舉事發一併按律
究治其近京三百里內各村屯內出入雜路盡
行打墻堵塞只留應行道路安設柵欄晝啓夜
閉以撥什庫等掌之彼其白晝欲做賊則畏伏
路官兵夜欲做賊則柵欄嚴閉不得飛越而又
譏察如此其嚴家自爲守人自爲防自然盜息
民安漢民之奸狡者不敢勾引滿人而安心於
務農業滿人之精壯者亦不至爲漢人勾引而

養銳以待調發又何至犯法被戮救拔無路使
壯兵虛耗而田業荒蕪以傷

朝廷好生之仁耶臣極知

皇上如天大德垂念兵民最爲篤至

畿輔根本之地所關尤爲不小敢不切實具

奏防範之法以爲

國家足兵足食之遠慮以絕盜賊充斥之根源如

果臣言不謬伏冀

睿鑒採擇施行

順治十七年四月十四日奉

旨該部嚴察議奏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魏裔介等
題爲遵

諭據實條奏事臣等跪聆

上諭引咎自責

虛懷求言切念

上天示儆亢旱厲疫灾青迭見寇盜未寧皆臣子不職

所致惟有實圖省改可以仰副

皇上焦勞之意苟有所見何敢隱諱但狂瞽之見無
當治理惟

皇上俯賜採擇

一律者

國家之大法臣子所宜共守或出或入皆爲有咎然律文所載失入者甚於失出失出者減五等失入者減三等凡以懲酷吏也今失出者獲罪固宜而失入者反邀執法之虛名是以官吏務爲嚴刻請自今以後內外問刑衙門只以律文爲主庶無失入失出之咎

一治道首尚節儉天地生財有限惟凡事節省

則不至於窮困今

皇上衣服不好華麗光祿錢糧又無多費大禹之勤儉不能過之惟是邇年營造之工似猶未息夫工有必不可已者亦有可已者合無

敕下工部通長打算凡係要緊工程辦理如不急之務卽請停止此亦節用省財之要者也

一建言得罪之官蒙

皇上鴻恩寬宥嘉與維新然使功使過乃

朝廷大典滿漢各官雖不係建言得罪除貪贓壞法

及城池失守之外豈無有懲艾已及才堪任
用似宜

敕令各該衙門奏明請

旨定奪

一順治十七年正月二十五日奉

赦文

詔書文武官員見在因公誣誤議革議降議罰及戴
罪住俸各官各該衙門奏明寬宥至今半載
戴罪住俸各官未見奏明一人請

敕吏部速行奏明庶於

詔旨相符

一夾棍謂之訊杖查得舊例一欵犯重罪証証
明白抗拒不招者衆官員立明案驗方許用
訊今問刑衙門未有証証一槩夾訊甚而將
干証不承之人一槩夾訊嚴刑之下受苦不
過致有誣招請

敕法司以後如無的據証佐不得擅用夾棍則問理
之官皆務爲寬平矣

一人命事情重大

朝廷設立三法司欲其再三詳慎而不敢忽也今三法司核議只在一處雖不敢不虛心參酌而事多限迫豈遂刑無冤民查得舊例刑部各司問過犯人送各道御史復審仍送刑部刑部再送大理寺評議訖仍送刑部上疏今宜令小法司在本衙門各行詳審然後三法司堂上官同審面議以遵

上諭矜恤詳慎之仁庶無忙錯之咎至于盛夏長養

萬物之時雖係立決之犯亦可待至秋後又古有正五九不行刑之例皆足以廣

皇上如天之仁也

一盜賊竊發征調所不容緩但當于附近調發如寧夏總兵劉芳名調赴江南計程殆將萬里行糧所費固多又如總兵陳德經河南折車銀至四萬兩民何以堪請

勅兵部以後寫遠之兵勿輕於調發則行糧省而民不擾矣以上七款謹就管見條奏伏冀

睿鑒採擇施行

順治十七年六月初五日奉

旨該部議奏

都察院左都御史

臣魏裔介謹

題爲詳陳救荒之政請祈

皇恩頒布以蘇遺黎以培

國脉事竊照堯水湯旱自古不免然而民不至於
流離死亡之甚者以有補救之術也今歲尺氣
亢旱二麥多枯秋苗布種者少山東河南江北
尤甚昨歲遭水今年遇旱掘草根剝樹皮骨肉
相食及今之時而不爲拯救使百姓流離死亡
則戶口愈少地土愈荒財賦愈以不足豈所謂

民爲邦本本固邦寧之道乎况淮徐歸德一帶地方其民皆長大剽悍膽力過人自古以來盜賊多起于此然民非樂爲盜也冒法而爲盜則死畏法不爲盜則饑故其弱者甘心流離饑餓而死其強壯者則挺而爲盜矣設法以賑救之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

思皆徧民命得延盜萌可息此正拯溺救焚之時非可以寬延日月者謹條其事於左

一蠲租額以蘇民困歲荒民饑救死不贍奚暇

完租凡此數處宜令有司停止敲朴踏勘災傷分別荒之分數請

旨蠲免其官員叅罰亦應停免

一發積貯以救饑窘荒政十二發財爲先

國家設立常平倉原以備饑荒救民命前臣考覈江寧巡按衛貞元冊籍知有積穀有二萬餘石今茲數處積穀宜令撫按速行清察給發以救磬磬待哺之衆其春夏解部銀仍盡留用以濟窘急

一議給散以布實惠賑濟之法聚濟不如散濟
零濟不如頓濟今之有司惟知煮粥之法然
城居附近者得食一二碗之粥隨卽枵腹其
鄉村居遠者趕趁不及以致僵仆道途而死
有司徒博日賑多人之名不得食者多矣不
若投報花名量口給散如一人應日給一升
計一月三斗之糧頓而與之令得家居安食
不至奔走廢日而且得以稍務生理修其畝
益矣

一貸官粟以俟補償春貸秋償古來善法昨科
道二宮臣姚延啓顧豹文已俱有貸漕之疏
却覆未允臣以爲民者食之所自出也賑民
卽所以足食請

敕總漕督令有司不拘何項糧米審察戶口極貧者
賑之次貧者貸之賑則按名給散不復責其
補還若有力而貸者開造清冊以待秋成一
一補還則公私兩利矣

一行官糴以資轉運境內災傷野無青草出糴

于外即古移粟之法請

敕撫按督令有司除起運糧銀難以輕動外其存留銀兩暫以借用選忠厚官吏轉糴于糧賤地方歸而減價平糴于民米價不致騰踴而民受其利矣

一勸富民以廣相生貧民忍饑待斃富民安得獨享要在有司化導隨其捐貲多寡立一清冊分別褒獎嘗考明之舊典有給與七品八品官帶者有請

旨表為義門者有豎立牌坊者有特賜敕書以獎勵之者在

朝廷初無所費而好義者獲榮自然樂輸不倦伏祈敕部速定條格以示鼓勵

一戒抑價以來外商民情熙熙皆為利來一抑其價本境之有穀者閉糴而不出外境之興販者裹足而不前昔范仲淹知杭州包拯知廬州皆不限米價而賈至日多米價日賤是在各地方有司實心行之

一禁閉糶以廣通融昔秦晉告糶亦救災恤鄰之義今天下一家何此疆爾界之殊請

敕撫按申飭豐稔地方勿得遏糶如有不遵叅治勿貸

一議贖緩以廣賑貲贖緩積穀原爲防饑而年來民力困乏所積無幾必多方設法始克有濟嘗考明之景泰四年山東河南江北徐州等處災傷令所在問刑衙門責有力犯人于缺糧州縣倉納米賑濟雜犯死罪六十石流

徒三年四十石徒二年半三十五石徒二年三十石徒一年半二十五石徒一年二十石杖罪每一十一石笞罪每一十五斗今若倣而行之暫濟一時之急後不爲例則費用廣而賑益溥矣

一盡祈禱以回天意齋戒祈禱在五位猶勞憂思况在有司敢云勞動但從來故事奉行或佯禁屠沽而私飲酒食肉騶從導引而不肯習勞是其心既不以赤子生靈爲念又何能

上感彼蒼乎宜

救撫按以下一切有司凡屬境內山川可以興雲致雨者時常誠恪祈禱不得仍前視爲故事若有此等撫按糾叅

一勤收瘞以廣

皇仁凡民饑餓有司宜設法救濟不幸而至於死卽係有司之罪况又不爲收埋使爲烏鳶狗彘所食爲民父母亦獨何心宜

救撫按如有餓死之民卽爲收瘞疾病醫藥之其有

遺棄子女照依會典令州縣官設法收養民家有能自收養至二十口以上者題

請給與頂帶待其長成皆

朝廷之戶口也

一貸種粒以望秋成大饑之後民食艱乏忽而落雨耕種不容稍遲而貧民種粒無出耕牛無具請

敕有司省視或令富戶借具于貧民而令貧者爲之共出力耕種以補之或官爲措設種粒待其

收後償之則秋禾有望而春饑者不至于秋饑矣

一暫准保結以安流寓古者凶荒之歲移民就食于豐稔地方而今逃人之法甚嚴民之流向他方者謂他人父亦莫之顧何者恐留之而有逃人隱匿之罪也合無令所在流民准其自相保結暫聽居住俟秋成之後仍令各還鄉里則目前無驅逐之憂而得以餬其口以延生矣

一設義倉以計長遠常平之外有義倉昔隋開皇五年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貧富爲差以備凶年名曰義倉但恐不肖官吏因之爲利請

救所在有司勸民間或買義田或輸義錢義穀存之鄉社賤時糴之貴時糶之貸者量加耗利亦貧者隨時給賑只令耆老人等掌管其出入有司勿預凡民自相救助古風可復矣

以上救荒之政共十四條皆因古人之成法而

酌以時勢之所可行不出乎周禮散利薄征之
遺意也伏惟

皇上愛民如傷常存哀矜惻隱之心屢布蠲貸賑卹
之政今茲救濟所不容緩伏願將臣芻蕘之言
敕令該部速議頒布各地方有司俾事事有濟人人
用心戶口不至于凋殘田土得籍以耕稼盜賊
止息而元氣不至大傷早行一日則生民一日
獲福矣如果臣言不謬伏冀

睿覽施行

順治十七年六月初九日奉

旨該部議奏

身漢室文集卷之二
 三
 龍江書院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魏裔介謹

題為合計天下之兵食停止加派以培

國本以恤民力事竊照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民貧

則君不能獨富民富則君不能獨貧此老生之

常談而實古今不易之通論也本

朝應

天順人平定六合凡所以優恤民生者無不備至故荒

亡者則除其額賦災傷者則免其徵徭元元孰

不樂

朝廷寬大之恩惟因海寇連年作亂兵興不休今歲
司農告匱不得已議及加派天下地畝錢糧五
百餘萬實爲百姓禦災捍患無可奈何非忍于
峻削窮簷之膏脂也近聞各直省百姓莫不輸
將恐後解赴軍前士馬騰飽矣然雖勉完此項
而人窮糧賤剝肉醫瘡其苦難之狀有難以筆
舌形容者若年年加派稍遇凶荒百姓之流離
死亡豈能支乎今順治十八年派餉已完而康
熙元年未經會計總算

皇上龍飛九五海內翹首跂足以望

浩蕩之恩波此其時也伏祈

勅下戶部速爲籌算康熙元年其用兵餉若干各直
省正賦若干果否足用不敷則益之以兵部之
馬價再不敷則益之以內庫之金銀工部之節
省如果足用其加派錢糧卽應全爲停止如或
所欠止一二百萬則應照此一二百萬之數加
派各直省不應仍取足五百萬之數也然派餉
雖在戶部而用兵則在兵部以後鎮守出征兵

餉不得逾于常賦之外是又在二部諸臣事事
會議爲民卽所以爲軍爲百姓卽所以爲國家
乃培根本而長治久安之要也如果臣言不謬
伏祈

睿鑒施行臣未敢擅便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順治十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奉

旨該部知道

原任太子太保禮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加一

級今告病回籍調理臣魏裔介謹

奏爲驚聞

新命揣分難安事臣自蒙

聖恩告病回籍倏已一載逾半調理雖已漸痊尚有
餘恙未能盡除閉門靜息感頌

天恩而已茲於七月二十四日真定府知府張臯謨
送至吏部咨文一件內奉

上諭諭吏部殫心効職者臣子之當然晉爵酬庸者

新濟堂文集選 卷之二 三 龍江書院錄
朝廷之大典茲

皇考實錄告成克昭一代之典章永垂萬世之模範其
監修總裁等官著有勤勞宜加寵錫監修總裁
官內大臣吏部尚書中和殿大學士加一級巴
泰等俱着加太子太傅原任太子太保禮部尚
書保和殿大學士加一級魏裔介亦着加太子
太傅爾部即遵諭行特諭欽此臣於私家恭設
香案北望九叩首
天威不遠顏咫尺也但念纂修

世祖章皇帝實錄臣不過隨滿漢諸大臣之後珥筆觀
光智識庸暗莫能述

聖德神功之巍煥卽歲月編紀僅臣子職分之所當爲
乃蒙

皇上睿照不遺加此高爵出於望外捫心自揣有所
難安雖

皇上以臣犬馬奔走舊有微勞

曲加恩寵而臣涓埃莫報不勝兢惕伏懇

收回成命使臣得守其愚分捐竭踵頂難報

聖恩如天之萬一也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為此具本專差家人盧成美齎捧謹具

奏

聞

康熙十一年閏七月十二日奉

旨

世祖章皇帝實錄告成關係大典卿董率纂修著有勞

績所加官銜已有諭旨着祇遵成命不必控辭

該部知道

原任太子太保禮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加一

級告病回籍調理加太子太傅臣魏裔介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本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內閣典籍廳為傳知

事奉有

御賜原任內閣大學士魏裔介日講圖書解義一部

其有現任京官子弟于明日赴內閣典籍廳親

領為此傳知該臣男刑部四川清吏司員外郎

臣魏勳遵依領到隨差家人賞捧于十二月十

二日抵臣原籍栢鄉縣臣卽跪迎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祇受念臣樗朽庸才叨蒙

聖眷備員機密七載有餘於康熙十年因病請假

恩准回籍調理是臣犬馬餘生皆

如天浩蕩之所賜也自康熙十二年冬吳逆叛亂以

來我

皇上宵衣旰食勵精求治而臣抱疴田里莫効寸籌

愧不欲生方深悚仄乃蒙

宸衷記憶

頒賜講章誠

聖主千秋之曠典亦微臣沒世之殊榮也跪捧展誦

感激涕零恭讀

御製序文有云有四子而後二帝三王之道傳有四

子之書而後五經之道備大哉言乎道統治統

我

皇上固已躬集其成矣臣本迂儒粗知誦讀切見修

身爲本列大學之首章允執其中冠魯論之末

簡中庸言天德而歷敘九經三重孟子陳王道

而亟稱發政施仁義蘊弘深體之有要人君爲
學原不同於儒生之尋章摘句也我

皇上知行並懋卓絕古今臣細釋篇章如聆

聖訓俾臣識見開朗詎非至幸歟正在繕本稱

謝閒忽傳聞

正殿不戒于火臣雖跽伏寢食靡寧不知

九重之上當如何修省殷憂不遑者伏念我

皇上之一身萬方所共仰也勤勞固不容少懈然必

調之使適于和我

皇上之一心萬幾所待理也惕勵固不可少弛然必
養之弗過于瘁今若用人行政皆次第舉行小
醜漸次削平尤深根本之慮貪汙雖已察處更
嚴徇縱之條足兵餉而仍不病乎民生阜財用
而仍勿傷乎

國體崇節儉獎清廉則羣工自勵恤災荒均賦役
則百姓自安卽經書所載二帝三王之盛治何
難立奏于今日哉惟是

聖政彌勤而臣不克展涓埃之報

聖學日進而臣不能効啟沃之忱自負罪愆罔酬
高厚惟與田夫野老共祝

堯天舜日於無疆而已緣序述下誠字多逾格統祈
覽宥

俯賜全覽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令臣男刑部四川清吏司員外郎

臣魏勳由通政司衙門封

進謹具奏

聞

康熙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康熙十九年正月十八日奉

旨覽卿奏知道了該部知道

百寶...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二... 卷之二十三...

題為

聖治維新仰乞代作

睿鑒纂修經書大全以隆教化事臣竊惟一代有一代之制作一代有一代之文章故五帝三王各不相襲而連山歸藏變為周易建子建丑改為建寅凡以因時定制而移易天下之風俗化導天下之人心也我朝自定鼎以來百務維新

世祖皇帝戡定禍亂巍巍其功煥乎其文至于

皇上聰明睿知守成致治法堯舜而過成康邇年以

來振飭綱紀修明法度如

實錄則有修會典則有修律例則有修品級則有
修則例則有修因革損益豈不彬彬郁郁婉於
周禮周官之大備而臣以爲治道不外於教養
教民必先于教士則今日纂修五經四書大全
誠有不可緩者矣臣察經書大全乃明季永樂
令諸臣所修因而刻布學宮爲士子所講習至
今因之但序用前代之君而列名皆前代之臣
又係前代頒布其於議禮考文奉

聖朝之法而大一統之義似爲未合請祈

勅下該衙門選取窮經之官廣求博通之儒再加考
訂刪其繁蕪去其小疵若近代名儒如元之許
衡明之薛瑄凡議論純正有合經書正義者不
妨補入以成全書請

皇上御制新序而刪其舊序畧前代纂述臣子而列
今日臣子之名

頒行天下學宮俾士子永爲遵守皆有以砥礪濯
磨取法聖賢趨於忠孝廉節而敬體乎

聖天子學問之意則耳目一新風俗丕變人才蔚起
久道化成漢武帝之策董仲舒而表章六經唐
太宗命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疏不足云也
臣爲諸生時見四書大全止有朱熹大中或問
而無論語孟子臣聞原任吏部侍郎孫承澤刻
有論語孟子朱子或問倘有事纂修可並採葺
補入倘是書告成是誠天地萬物之菁華古今
治道之模範我

皇上繼天立極以

君道而兼師道以治統而續道統士風復于淳古而
民俗亦比屋可封矣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三目錄

序

孝經集註序

孝經註義自序

五經圭約序

四書近指序

四書偶錄序

四書集註序

四書大全纂要序

四書精義彙解序

四書簡捷解序

先賢卜子集序

大學管窺序

小學集註序

聖學知統錄序

聖學知統翼錄序

周張程朱正脉序

希賢錄自序

約言錄自序

讀史繫言序

鑑語經世編自序

古文欣賞集序

左國欣賞集序

兩漢欣賞集序

唐文欣賞集序

古文分體大觀序

古文公辨大略

古文公辨集

古文公辨集

古文公辨集

古文公辨集

古文公辨集

古文公辨集

古文公辨集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三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荔彤編輯

序

孝經集註序

五經皆孝治之書也聖人復耑註為經何哉嗚呼是
 聖人所以明人性之善而啓天下萬世無窮之治也
 是聖人與天下萬世所謂一以貫之道也夫孝者
 何仁也仁者何性也性者何是天地之至善者也堯
 舜自率其性天下共率其性而天下治湯武自治其

性以性治天下而天下亦治三代之衰以法持天下
人主之性與天下之性扞格而不相入非性治之不
彰孝治之不彰也漢興去古未遠治號淳朴考其崇
尚惟以孝經爲急故諸帝徽稱俱加以孝羽林虎賁
亦能通曉可爲盛矣後此缺焉弗講或以篇章之少
置諸高閣嗟乎虞廷授受不過十六字大學一書僅
千餘言爲天下立心爲生民立命顧可以多少論耶
余爲諸生時卽誦習不倦常恨舊註未精又以五經
皆被諸絃誦而茲獨弁髦視之大非先聖明人性之

善啓天下萬世之治之意每欲獻之

天子尊崇表章俾海內士子探究根柢悉從事於至德
要道適際

聖主當陽圖治維急余具疏上請

制曰重孝經禁坊刻有裨學政部臣其詳議以聞崇
安廬子爾唱時在國雍聞之有感託其鄉先達庶常
葉子以從遊余門而願學焉因出其所纂孝經集註
曰生之苦心於是也久矣

盛時方優崇孝治先生之請行遺經必復明於世傳

註雖淺鄙藉手以獻可乎余唯唯會禮部復疏請於後場出題以校士子乃取盧子之註再四抽繹見其精確詳密所謂舉六經之異詞會五經之旨翹剪蕪握樞者斯不足以當之與用是少加叅正疏以末義謀付剗劂以廣其傳庶幾先聖啓迪天下萬世無窮之意燦然愈著嗚呼武夷九曲之閒山水秀拔多生賢喆如朱晦菴胡致堂諸名儒實衍洙泗河洛之傳盧子生於三百年後聞風興起溯流窮源卽傳以知經卽經以知性此其學豈組織章句者之可擬耶

當宁方側席以求真經術真性命之士而用之執是卷以往開大平無疆之治余且拭目觀之矣

孝經註義自序

夫政刑所以馭頑梗教化所以美風俗唐虞三代其效可觀矣夫子以刪述訓世晚年乃作孝經蓋欲舉道德之弘綱示百王之軌範也而文辭簡古氣蘊宏深鄭孔之說不無踳駁自漢已然况於後代六家同異既難強合邢昺剪裁復多迷誤欲以探洙泗之微言達天德之本然不其難乎余昔厠列諫垣時請以孝經取士疏聞命之本然于守前代之要義因欲文

天子制曰可自是海內衿佩家絃戶誦矣先是闡中明

經虛爾唱會以所著孝經集解求序於余深嘆其實
有見於生人性命之本源千古治化之要道因爲文
以弁之其書業已問世矣顧缺畧尚多而坊本不無
紕繆余每欲詳加纂述之而未有暇蓄念慙慙十有
九載茲者請告歸里乃取舊業閉戶研究大約以註
疏爲據而參之以諸家之說既訓釋其字復詳衍其
指庶俾後學之士因文求義無繁蕪之失得樞要之
會也嗟乎道德五千言流入刑名白馬四十二章終
論空幻學術誤世陷溺者衆彙五經之精理開萬世

之太平孰有若斯經者乎夫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
孝經五孝終始達於古今通乎貴賤凡讀是經者皆
當思所以竭誠而力行之匪徒資講論也若曰希
升堂而攀逸駕余且滋愧矣

五經圭約序

五經之在天下猶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也自漢以來習之者不一家有崑門之學有訓詁之學有附會之學其間異同離合之故不勝辨求精其要而大其歸者無幾人焉譬如取火於燧飲水於河得其際光及飽腹而已身有定天地四遊之影而植之中會江漢百谷之宗而趨於一也哉中完蔣先生潛深理奧根究源本博綜五經之衆說而歸於至要下帷幾三十餘年其於精粗大小本末始終之義無不擇之

精而語之詳每豎一義直契乎古聖之神明舉凡僭
經擬經且不以經窮經而終失其所以爲經者罔不
舍異得同去離爭合以求不背於聖人立言之微旨
命其編曰圭約且夫經者中正不易之常道也易參
天地陰陽吉凶悔吝書紀政事詩道性情春秋辨是非
非嚴子奪禮以節性坊淫三古以還惟漢興首重經
學一時通經之儒後先並起至宋紫陽出始舉而櫛
比之然自易詩而外春秋傳於胡安國尚書付之蔡
沈禮記說集於陳澧字解句釋成於各家今先生操

五寸圭以宅天下中具八尺繩以約天下準將上下
升降二萬里而遙縱橫長短曲直不越指肘之間舒
布可定豈非天下之極則哉要而論之十翼一乾也
三禮一敬也四始一無邪也典謨一欽春秋一大居
正也學者恒以此持心而凜乎若執躬信桓穀以對
颺明命惟是典章服物制令約束之不敢隕於下則
是書也於以上佐

聖天子菁莪棫樸之化而下廣學士大夫窮經致用之
資裨益其淺鮮也耶

門戶言勿忘勿助者既未得其進修之序言無善無
惡者且並失夫性命之源訛謬相承不敢自出一語
然而自古相傳不可磨滅之神理天之所以與我者
何可誣也四書近指容城鍾元氏作曠覽百家獨存
正解不求異不尚同惟求合於聖賢之初意而止標
之曰近指明其不敢為高遠之說也易曰近取諸身
夫子曰性相近也大學曰藏身乎恕中庸曰造端乎
夫婦孟子曰仁人心也義正路也良知良能皆言近
也夫道近之而愈明遠之而愈失彼守先待後之儒

實有一段真實性地當下見得然後著書立說昭示
來茲令人觸處貫通洞若觀火而不然者幾何不望
洋而嘆岐路而悲也先生近指之意其在斯乎其在
斯乎

四書偶錄序

人必知道而後可以言學亦必知性而後可以言道
此四子之書貴融會貫通而不在於字句解釋之間
文義毫末之別也然學之有得者則必於此而講習
討論之著爲一家之言以定所宗所以傳道而知性
也上谷之學起於劉靜修先生而椒山先生衍之江
村鹿先生開其扇而孫鍾元徵君大之今夫凡人之
心與聖人之心本一也其不一者異端害之耳主敬
存誠也格物致知也尊德性道問學也合之則雙美

離之則兩傷但其入手不同究之一而已矣魏子蓮
陸中年從徵君於夏峯盡得其平生之學而徵君亦
以爲傳吾之道者蓮陸也凡所著述旣皆詳綜而傳
述之又以其餘暇著有四書偶錄中所闡發皆實有
心得而所記錄者則先儒與江村徵君契悟之言間
復附以己意總之以存天理遏人欲而不爭於字句
解釋之間文義毫末之別也徵君曰時習敏求是何
事汲汲皇皇惟恐失者又是何物又曰見而知者是
何物聞而知者又何物知其道也知其道者知其性

也性統於天自堯舜至孔子不過各盡其性而已蓮
陸之爲此書也正欲使學者知吾人之心與聖人之
心原無有二惟從事於盡人合天之學以得其所謂
存天理遏人欲者而見夫天命流行之妙無一息之
停則博綜經史貫穿百家無在非道所謂一以貫之
也卽孔孟之學亦不能舍此而他有所求矣豈獨爲
徵君之學廣其傳於後世哉

道行之學其教之於世也
出而於世之學亦不與合其而於世亦不與合其
道行之學其教之於世也
出而於世之學亦不與合其而於世亦不與合其
道行之學其教之於世也
出而於世之學亦不與合其而於世亦不與合其
道行之學其教之於世也
出而於世之學亦不與合其而於世亦不與合其

四書集說序

昔人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何哉三代以後天理
民彝不至漸滅而不存百姓猶得與於治安之澤者
聖人之道爲之所也迺異端邪說往往起而亂之戰
國異端在楊墨後世異端在佛老佛老眩瞶迷人更
有甚於楊墨者自朱晦菴紹述關洛探蹟索微諸所
考定可謂集大成然後聖學昭揭如日月經天而異
說之猖狂叫呶者頓息其焰有明一代尊崇理學尤
爲極至永樂間命儒臣纂修四書大全莫非發明晦

菴註釋之意頒諸學宮永爲遵守蔡虛齋蒙引林次崖存疑朱註之功臣也陳紫峯淺說又推蒙引存疑之意而廣之要皆羽翼聖經垂示後學俾正其心術心術正則事業正事業正則百姓安成弘隆萬之閒其效不旣可睹哉自禪宗之說旣熾而龍谿卓吾之流入室操戈愈傳愈失其禍遂至漸中于家國堯山徐學憲吾師也介束髮受書卽聆其緒論凡所著述一以晦菴爲宗主而深嫉向之穿鑿割裂入於邪說者年來杜門謝客土苴華臚取此數函刪繁輯要彙

爲一書曰四書集說付之鈔梓介得而卒業乃喟然曰茲數書者非諸子之說而晦菴之說也又非晦菴之說而孔曾思孟相傳之道也今日者深思遠覽摭撫融結勒成一家言以是紹述前賢啓邇來葉將見學術以正人心以端風俗以釐所謂天理民彝不至漸滅百姓得與於治安之澤者將在於斯事業之大孰有過焉若徒買櫝還珠謂執林之嚆矢已也則淺之乎眎此書矣

四書大全纂要序
余錄四書大全纂要序畢作而嘆曰詳觀四子之書
皆本天言道以人治人而非一毫人欲私偽之所得
而託也夫子以授曾子曾子以授子思子思以授孟
子大學言明德中庸言誠論語言仁孟子言性善一
而已矣孟子歿不得其傳故漢唐以來非無功業才
力足稱之士而優入聖學者終鮮卽河汾昌黎不免
大醇小疵其他可知也濂溪明道卓然續鄒魯之統
而紫陽復集其成集註者四書之孝子忠臣而大全

四書大全纂要序

余錄四書大全纂要序畢作而嘆曰詳觀四子之書
皆本天言道以人治人而非一毫人欲私偽之所得
而託也夫子以授曾子曾子以授子思子思以授孟
子大學言明德中庸言誠論語言仁孟子言性善一
而已矣孟子歿不得其傳故漢唐以來非無功業才
力足稱之士而優入聖學者終鮮卽河汾昌黎不免
大醇小疵其他可知也濂溪明道卓然續鄒魯之統
而紫陽復集其成集註者四書之孝子忠臣而大全

者又集註之孝子忠臣也後之欲窺聖人之道非集
註何由進非大全則集註之微言奧義亦幾不明大
全一書豈非入德之門致治之基哉余垂髫卽服膺
此書乙亥丙子閒手錄一帙朝夕披繹後登仕版垂
二十餘年未嘗一日去諸懷嘗見士人童而習聖賢
之業及其長而盡棄之且也置聖賢之書於高閣而
珍重異端之說服習異端之教空虛誕妄羣趨如鶩
仁義五常缺焉不講母惑乎大道不昭世風日下也
余旣以幼之所學不敢忘又恐世之學者見大全之
汪洋浩瀚而不能窺其涯際也因取爲諸生時所錄
大全纂要稍加損益刻之家塾以爲子弟進德修業
之標準而併望海內之學道君子由此以求大全之
全復由大全以求集註由集註以求聖賢之心與已
之心則訓詁之學與性天之理一以貫之豈曰筌蹄
之舊糟粕之餘已耶

四書精義彙解序

論語孟子十三經之二耳自程子表章大中爲四書
而聖學之精微愈彰自永樂集諸儒纂修大全而考
亭之端緒愈著人知心性之旨家有洛閩之書所謂
繼絕學開太平者其在此歟昔人云士生三代之後
未爲不幸以其書具而事多也然此不過博物洽聞
耳若四書者孔曾思孟心心相印入聖梯階端在於
是余爲童子時看四書曾取時人講意十數部陳設
案頭批點較閱茫然不得其指歸求之愈繁而失之

愈遠既而詳觀大全有悟入處因手鈔大全纂要一
書辛丑歲復加訂正遂付之剞劂流傳海內矣適庚
戌以避賢謝客爲兒輩說書一週大約宗大全而參
之以蒙引存疑淺說未能有所發明也辛亥歸里復
兼取近人十數家刪繁就約然終以集註大全爲準
而閒有所發明蓋亦卽講意中而寓爲學之深心焉
嗟乎世之人驚於功利也久矣以聖經賢傳爲博取
青紫具不返而求之於身心以盡其成已成物之實
誠有如考亭所謂俗儒異端之弊者若果知博文約

禮之爲仁明善誠身之爲豫立戒懼慎獨之爲勿自
欺存心養性之爲事天天人合一內聖外王寧外此
而他求乎集成名之曰精義彙解言其會聚衆長而
非出於一己之臆見也夫聖人之道猶天然以管窺
之莫能知其萬一行且以是就正於海內賢人君子
指示不逮而敢自詡爲仰迓魯心傳乎

四書簡捷解序

舉萬事萬物之理盡攝於四子之書而握其要挈其
樞易知易能可久可大至矣哉非天下之至精至神
至變其孰能與於斯耶自有漢儒之註疏而扁鑰以
開有晦菴之註疏而堂奧以啓學者由此而研窮探
索焉於以優入聖域無難也然何以童而習之白首
而茫然者比比皆是是皆始於幼學受書之日導之
不簡而引之不捷故耳不簡則理不約不捷則旨不
明故宋元以後說四子之書者自李九我大全蒙引

存疑而外餘皆燭火之光涔蹄之水時滅時涸其亦
不足爲輕重已近代舉業所宗者多尊張泰嶽直解
一書夫其正講之外旁引曲喻往往歸於君德王道
蓋以是書出於經筵口講藉此以爲匡襄啓沃人臣
納誨之義則然也然其字櫛句比縷析而貫穿之可
謂淺顯之至矣而初學猶或難之因更取而順文敷
義手輯一解名曰簡捷置之家塾無深文奧說取其
明白通曉便於童蒙之講習云爾夫蒙以養正作聖
之功也欲仁仁至大同之理也聖賢之書惟其易知

而易能斯可大而可久故是解也雖立說淺近要皆
樞柢於大全蒙引存疑諸書而無一切離岐背畔禱
於佛老之說以蠹人之心志則至精至神至變之理
亦庶乎由此而得之矣故序而告諸執經問業者

先賢卜子集序

昔者夫子既歿子夏氏設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尊之以爲師而不敢臣也迄于今二千餘年西河之人尸祝維謹罔敢有闕夫當春秋之終戰國之始斯道絕續之關子夏氏獨留其統於西河之上其有功于洙泗豈淺鮮哉而惜乎未得覩其全書焉乙卯秋會裔慤弟筮仕平遙將行亟請於余曰弟不才學製兄必有以教我余曰平遙古西河之域也聞卜子先賢祠在焉是良師也卽無欲速無見小利二語推之治

天下可矣况一邑乎且子夏氏之言論風指散在論語詩禮家語諸書輯而成之是不朽之盛事也第慙肅然改容曰謹奉教蒞任二載政通人和乃於公務之暇旁搜博稽俾姪勗手錄成冊曰先賢卜子集問序於余余覽而善之其載在四書者諸先輩發揮良多不復贅語餘則畧加疏說而第慙亦閒有所抽釋雖管窺蠡測無當於先賢之蘊奧然數千年散漫之語一旦滙而成書使後之人徘徊想像者以此爲登堂入室之藉資伯仲於顏曾思孟如魯壁之再見名山之初出豈非曠世而相感者歟先賢有靈其式憑之矣

大學管窺序

大中窮理盡性至命之書也根於尚書符於大易聖人開物成務大經大本化育盡於此矣然中庸但言明善而大學歸於格物然中庸言擇善之功則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誠身之功則曰篤行之與大學格物之旨豈不互相發與顧格物之說紛如聚訟終以晦菴爲定論至於妙契心悟卽傳可以不補而諄諄然補之者所以示後學以周行恐其迷而入於他途也余嘗疑夫子傳道於曾子曰吾道一以

貫之曾子告門人曰忠恕所謂一者彰彰矣至其所貫則未顯言及讀大學明德新民止至善以至於知止定靜安慮本末終始家國天下身心意知而歸於格物本於修身其條目雖分其綱領則合三綱領乃一綱領也八條目乃一條目也一以貫之尚何疑乎蔚州環溪秉淑靈清和之質其人品學問已自範於中行而猶恐學者之窮大而失歸也獨取大學一書詳究而討析之解聖經註補傳詮格致舉一貫之心傳頓躍然於心目之間而晦菴之所已發與所未發

更了然若指諸掌矣非其識見之廣大造詣之精微身能純正無疵若此哉環溪曰此管窺之言也恐不足以及行遠余則曰說理之書期於正當而已學者果由是而知所用力焉知行合一先難後獲卽大學而中庸可窺庶幾永無岐路之惑也卽以此公諸海內可也

小學集註序

古之爲教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小學之法自三代而已然矣蓋人生自童年以後嗜慾日增知識日繁自非端之以訓誡嚴之以師保則心志流蕩而不知約束故小學者所以立大學之根柢而大學者所以擴小學之規模也三代教人有序故其成材之易譽髦蔚起禮義成風治安之效權輿於此西漢去古未遠敦崇實行尚有古教之遺自晉魏以來或崇尚佛老或耽習綺靡自垂髫授書而富貴利達

之見薰蒸膏肓難以針砭此賢才所以衰乏而治術
不登於純熙也昔晦菴朱子集諸儒之成纂鄒魯之
緒所著小學一書蓋卽內則曲禮弟子職諸篇而引
伸之以立教明倫敬身爲綱而其所纂之嘉言善行
莫不近裏着已切於修身正心之道學者果能循循
服膺守而勿失上之希聖希賢次亦不失於令名而
其如淫辭邪說離經畔道之書汗牛充棟雖窮年鑽
營鉢目劇精究竟無得而學者趨之若鶩至於則古
許稱先王德田是進業出是修乃視爲平易無奇而

不加務誠可爲悼嘆也許魯齋云小學一書余蔽之
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余幼嘗誦習竊見魯齋所言之
不誣而恐後學之闕焉弗習也故以爲欲成天下之
材立大學之根柢當奉是書以爲蒙養之基乃因茲
刻而爲之序言於簡首以著其景仰之願云爾

聖學知統錄序

聖學知統錄者述見知聞知之統也自孟軻氏既沒
聖學晦蝕火於秦雜霸於漢佛老於六朝詩賦於唐
至宋乃有濂溪程朱繼起伊洛淵源粲然可觀其後
爲虛無幻妄之說家天竺而人柱下知統遂不可問
矣余因于興氏之意而發明之由堯舜而前始自伏
羲以明知學之本於天由孔子而後終於許薛以明
知學之不絕於人其閒或攷諸經史或徵諸先儒蓋
推天命人心之自然以發大中至正之極則而功利

雜霸異端曲學之私不敢一毫駁襍於其閒誠不揣
固陋亦欲存天理遏人欲息邪說放淫辭稍有助於
化民成俗之意也學者志聖人之道由是而求之水
木本源豈不昭然覺悟而知天之所以與我者良有
在乎昔論語終篇述帝王治世之要而推其本曰中
孟子終篇述聖賢傳道之意則揭其要曰知所知維
爾亦曰知厥中而已矣知厥中謂之見知聞知不知
厥中不可謂之見知聞知也吾願學聖人者從事於
格物致知之學

聖學知統翼錄序

余既作知統錄矣復續以翼錄者何嗚呼自孔孟以
後道之不明於天下也久矣豈道之難知哉天命人
心至善之道本自易知不求者失之不著不察而過
求者失之索隱行怪此其所以終於不知也孔子曰
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中行者聖道之醇詣
狂狷者聖道之干城也伯夷柳下惠論語以爲逸民
而孟子躋之聖人之列乃又曰隘與不恭蘇子由古
史則云夫人而不能無不可而尚足以爲聖人

乎伯夷柳下惠吾從孔子而已然余觀二子之所學實亦未易及者雖道遜孔子亦亞聖之儔清和之贊良非誣也天運遞衍賢哲代興自董江都以下至高存之或材力有厚薄學問有淺深時命有隆替師友有淵源德業不同要皆篤志進修挺然自立不惑異端潜心希古豈非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耶使得聖人而爲之師其所造又寧止是已乎以之羽翼聖道鼓吹六經亦猶淮泗之歸於江海龜鳧之濟於岱宗也余因摭摭遺傳詳爲論述俾後世學者

知所景行焉至於世所好尚而悖於理與近於理而未深未醇者並不采錄夫豈不欲汎愛兼收誠恐開不正之端倪而未合於天命人心之本然也尚冀海內大賢匡其不逮而誨之若曰知我罪我則余豈敢

內大得吾其不惑而精之若曰朕亦非亦限余其
不五以欲其而未合然天命人心之本然也尚其
未窮未細洋並不采錄夫豈不為其愛兼非其惡
朕地景谷燕至然世祖我尚而朴然朕與汝對而

周張程朱正脉序

道之不昭於天下也久矣俗儒笏之異端竊之吾道
之存其有幾乎昔道開於羲文而集於孔子顏曾思
孟歷闡其微而其說乃詳蓋皆以衍天命之精也善
乎董生之言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言道而不知天者
豈非臆說哉介生於世遠言湮之日聖道不絕如綫
海內挾異說以爭鳴者又非一家一氏天人性命之
要學者將失所統宗是用怒焉憂心思有以挽之會
家藏舊有宋四大儒合刻一書太極圖說張子之西

銘固無可增減而程門微旨與朱子晚年定論一爲周海門所輯一爲王陽明所輯未免有泛雜之處余政務之暇細加刪削於微旨取十之五定論取十之八因名其書曰周張程朱正脉蓋周張之學既得於易而程朱之學復得於周可以爲孔孟之功臣肖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者得四子之書誘掖而扶進之昭昭乎其可睹也學者神明其意則知道之本體原於太極而昭事在乎存養知行動靜天人合一誠意慎獨切近分明雖作聖之功可因此以漸進又何

俗儒異端矯僞焚竊之足虞也哉

政務之暇，亦宜於此，庶幾未見有定論。取之
八國名其書曰：周張氏未正脈，蓋周張之學，既得於
政，而往矣。之學，復得於周，可以為孔孟之功。臣
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者，得四子之書，而後
之，將昭乎其可，將也。學者神明其志，則知
以於天極，而昭事在乎存養，知行動靜，天合一體
谷爾異，識微辨，辨之，以與此，以漸進，又

希賢錄自序

夫人有志於道，則願學聖人而已矣。奚以賢為哉？雖
然聖者聰明睿知有生，知安行之美，自皇古以來，蓋
可以屈指計而下此者，必孜孜矻矻從事於知行之
功，以求不愧於天之所以與我者。周濂溪先生曰：士
希賢，賢希聖，聖希天，觀此言也，似若等而三之，究其
所希者何物，則亦不過此獨知至善之一念，積之至
於可久，可大，未始有二也。而前言往行，不能無助焉。
易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

德而朱子作小學分嘉言善行誠有功於後世也余
屆暮年愈知學之有益歸里以來復輯希賢錄一書
蓋隨其目之所見錄記之久而成帙其大綱有五曰
爲學曰惇倫曰致治曰教家曰涉世中間復條分縷
晰融會貫通蓋舉修己治人窮理盡性至命之道大
槩已蘊括而無遺矣夫朝廷所以設庠序立師儒命
司徒敷五教諄諄然惟恐其不詳盡也父兄所以購
經史延名俊夙興夜寐總總然惟恐其不周備也此
意何爲也哉亦不過培養涵育陶鎔氣質俾學者就

於賢人之歸而已矣若教之不得其要導之未協於
宜其始也敬業樂羣其旣也鹵莽裂滅卑者趨於富
貴利達僻者入於異端邪說可不痛哉余之此書采
吾今嘉言善行而取其不偏不倚有倫有序者使有
志之士潛心玩索敦勉不倦而因之以考其全遂其
養庶幾修之於家者即可獻之於廷因名之曰希賢
錄蓋亦竊取周子通書之義而參贊考亭小學之傳
其於世道人心不無小補云

約言錄自序

余幼習訓詁長歷患難心長髮短知慧日枯忽忽遂及四句念古人於此時乃學問之一大關頭也若其不悟終不悟矣可不懼耶可不嘆耶顧諸子之言終多雜亂而聖經賢傳莫非淵懿騫之於駢麗之詞則十不得一領之以真實之義則十不失一又况殊途同歸一致百慮名言所不及則退藏於密者知之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此之謂也顧詳說反約子與氏以爲學者之指歸不有博也則何以說不有說也則何

以約得其約也可以說矣得其說也可以博矣癸巳之冬註籍在寓謝却知交閉戶高吟追憶舊聞隨手記錄得二百一十餘則分爲內外二篇曰約言錄庶幾從此自反以求放心不負天所以命父母之所以與我者存之家塾爲子弟兔園冊子爾門人陳晉公盧爾唱見而悅之請付剞劂嗟乎虞仲翔謂世有一人知我者足以無憾夫仲翔文士也士或不能知之余之言則人之所常言人之所能言者也何不可知之有雖然一言之謂約無言之爲約今此錄三萬餘

言已非約矣又保其中之無紕繆耶吾願天下學者從聖經賢傳自求其所爲約者則此錄卽置之覆瓿奚不可

讀史繫言序

讀書不讀史卽空談心性終不脫學究氣讀史而不能自具心眼矮人觀場茫無所見猶之乎弗讀也故必得其肯綮之所在而後一代之治亂本末了了於胷中於以出而應天下事無難矣昔司馬溫公作資治通鑑合劉攽劉恕范祖禹之長摺摭纂述歷十九年而始成後紫陽作綱目與通鑑互相發明是知非通鑑無以成綱目有通鑑必不可無綱目也余先人弱冠留心史學迨中年以後益加研究以溫公通鑑

紫陽綱目參廿一全史每有闡發不隨古人論斷爲
是非而東西周晉及藩鎮河源等類考之尤極其詳
本蓋得史學之肯綮爲涑水考亭之功臣焉故友人
贈之以名曰讀史察言譬若畫龍者點睛不在乎區
區鱗甲之間也介風木之餘檢付剞劂以廣其傳庶
幾讀者卽約以該博驗古而知今世務以通經綸以
裕詎祇奉爲家學之拱壁耶

鑑語經世編自序

古之史皆經也尚書春秋是已迨其後而史自爲史
矣司馬子長變編年爲紀傳表志蓋仿尚書之遺意
司馬君實復變紀傳表志爲編年則春秋之舊例也
然大書特書未暇筆削自戰國以來事蹟燦著善惡
臚列凡國家之所以興衰政治之所以得失天道之
所以運轉人事之所以推移與夫禮樂名物山川險
易賢否用舍兵法奇正莫不備焉是以宋英宗悅之
賜名資治通鑑神宗親爲製序誠人君宰世度務之

權量而賢人君子有志於尊主庇民者所當博綜而
詳繹者也顧其爲書卷帙浩繁甕牖繩樞之士旣非
力之所能購其縉紳先生家有是書者往往不暇讀
讀之而不能竟竟之而不得其要於是汨汨於腐儒
老生之說膠錮其胷臆而不可解史學之失久矣又
何問經學也余自甲辰以後閱溫公資治通鑑及王
宗沐所增定宋元資治通鑑一週又三年再閱一週
乃錄其要者曰鑑語請正於宛平少宰孫北海先生
北海曰此經世之要也可命名曰鑑語經世編余唯

唯從之迨辛亥歸里廣平侍御寧元著借本鈔錄壬
子索歸又閱一週再加增益每段之下詳畧不等識
其所見而論之遂付剞劂以廣其傳數載始竣其工
蓋前後有十年之力焉嗟乎溫公之創爲通鑑也殫
十九年之力萃劉放劉恕范祖禹之長當時能讀之
者已鮮溫公自言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
紙已欠伸思睡余之爲此書也孜孜矻矻獨爲黽勉
纂述十八代之菁華竊附於丘明國語之義錄古人
之書其事較易取通鑑十分之一讀之者亦較逸然

讀此書者固能悉通鑑之大畧若不讀通鑑全書亦無由悉此書之本末得評說之源流故余望世之君子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以經衡史未可窺一斑而遂視爲全豹也

古文欣賞集序

歷代古文者天地之符瑞宇宙之菁華也自伏羲畫卦倉頡作字而大文啓矣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於是乎易以象之書以記之禮以秩之詩以咏之春秋以正之然後天下萬事萬物之理備焉故五經者萬世文章之祖而夫子刪詩書定禮樂功高堯舜以此已嗣是則推左傳國語戰國秦季縱橫捭闔其言漸襍兩漢稍稍復古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班固其最也六朝綺靡日甚唐宋之間

有韓歐諸君子起衰振弊蓋必得經之意以爲文而後其文足以傳此文之所以與立德立功而並垂不朽也顧選本雖多精確者少梁昭明太子文選雖稱奇書而專騫詞華真西山先生文章正宗趨向正矣而文體割裂若近日之揀選政者類多從事於古文然或畧而不備或駁而不純甚者批評點次荒謬舛錯嗟夫古文者後學之指歸也指歸不端漸且入于岐路矣余里居無事乃取幼所誦習古文推而廣之捃摭搜輯考証於左國全本及廿一史各家文集而爲茲選始乙卯夏四月至秋九月克竣厥事一心一手不假他人蓋不遺餘力矣舊批佳者仍之訛僞者盡皆削去另出己意其文隨時代爲序次不分門類各體具備在人自得之耳雖非鸞龍繡虎之彩已盡縹囊緗帙之奧質而有文庶幾乎彬彬郁郁者也集成名之曰欣賞蓋有取於陶淵明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晰之義焉學者倘因文以見道由古文以進于五經卽聖人之意可得而求也

玉璽噴聖人文亦世粹而求也
林與祖文並為學皆論因文以見
知字之曰知者道亦求其國既則
各備具斯亦人曰物之平雖非皆
盡首除去長出日就其文謝却亦
卡不以此入蓋不數箱也突舊其
高其數欲之似夏四月至林氏其
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

左國欣賞集序

五經之在世譬諸日月五星也不可以文字目之然
聖人不直謂之曰道而亦謂之文故曰文王既歿文
不在茲乎然則五經而外固難以言文矣左氏之文
猶得六經之意者也彼蓋與聖人同時故傳中多所
稱述而其博物閱覽不在游夏後也其間典制軌則
聲名文物及盟會始末詞命往來大者固見文武成
康之舊小者尚有仁義禮樂之風誠非老莊關列管
商孫吳洸漾權詐之書所可比擬國語乃各國之史

丘明取而採輯之其精者皆已入傳或全用其詞或但取其事而潤色以已筆合類校觀其詳畧繁簡燦然可觀矣事與文不在春秋二百四十年者則亦紀載靡遺此在善讀書者詳玩而得之闡嘗取而詳訂焉約以百篇竊以爲六經之外簡古藻麗可爲文之程式儀型者莫左國若也豈得襲昌黎之剽語視爲浮夸而不錄哉

兩漢欣賞集序

文章自六經而外左國尚矣然兩漢風氣龐厚議論騰踔無纖靡險仄之習雕琢斧斲之痕詔令則溫文爾雅奏議則昌明博犬策論書檄則剴切詳明西漢如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東方朔楊雄東漢如班彪崔實蔡邕孔融皆一代之傑於文者司馬遷班固之史麟麟炳炳尤卓乎不可及焉遷網羅百代裁斷出以已意而識足以濟之固因遷之迹潛精積思成漢家一代之典此二書者固紀載之精華編摩之奧府

也燁之後漢體大思精意亦近之余既簡定左國之
文乃取兩漢而閱之灝博光燄颯颯大觀哉其詔令
序事之類佳者尤多不能盡錄學者當取全書馳騁
流覽未可以是以爲盡其全豹也諸葛武侯稱王佐才
其文與伊訓說命相表裏又豈可以文士目之嗟乎
三代既遠詩書所記後人不能盡爲裘葛之用左傳
國策長於辭命縱橫王者治平之事或缺有間焉今
之人欲建功立業以爲文舍兩漢奚法哉法兩漢而
爲文猶規之可以爲圓矩之可以爲方治之可以爲

金陶之可以爲甃也若曰無法而可以爲文則不免
岐路亡羊之嘆矣

唐文欣賞集序

唐文欣賞集序

唐人一代之文其規模制度雖不及兩漢而正大典蔚燦然可觀珠光劍氣磊磊落落焜耀四映洵足以超軼夫六朝也蓋由其時好文之英主立於上而魁碩俊彥比肩林立其文之因時而發者皆有以自見於天下昔昭明築文選之臺姚氏謂爲一家之奇書其所選唐文粹一百卷以類相從各分門目雖自謂以古雅爲命不以雕篆爲工然亦沿文選之藻繪其於詩書軌物未盡洽也余因拔其尤者選列若干首

以爲窮經考道之助而其閒體裁片段博大昌明則
允首推昌黎昌黎統宗左國先秦兩漢六朝諸子之
文而自成一家關異端崇聖道孟氏以來未之有也
豈柳子厚皇甫湜等可望其涯岸哉故古文至於韓
而文之大觀止傳曰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
門者難爲言由其文而觀之亦游夏之流亞也吾願
世之讀唐文者冥心搜抉於昌黎而以其餘羽翼鼓
吹之其漸幾於道也已

古文分體大觀序

余嘗選古文欣賞集矣搜羅最廣批評亦慎然其集
繁多恐後學未能盡涉也近日坊間所鬻者不過古
文必讀名世文宗文章軌範攀龍集等然選本雖多
瑕瑜兼收且體裁殊淆操觚者莫能辨之余爲諸生
時卽細閱真西山文章正宗深服其理明識偉有志
用世者不可不讀顧窮巷孤陋之儒未易觀也余是
以再爲茲選首帝王聖人敬慎之旨次當宁綸綍之
詞次人臣諫說之言次紀載典故之書次序記事蹟

景物之篇次論策條對之文次吊祭問荅之章次傳
贊碑銘之屬次書檄往來之語次賦頌詞歌解說辨
之類分校十卷而古文之大觀備矣大約文體雖分
而總原於六經秦尚詭詐戰國權術六朝綺靡五代
分囂俱不足以稱粹美也漢唐宋以來大家羣起其
尚有六經之遺意乎他如李斯督責韓非說難李陵
答蘇武楊惲與孫會宗王安石書孟嘗君傳後雖其
文至今猶存而人既非矣言多謬妄槩不登選學者
推此而求其亦可以知余茲選之意也夫

